

苏州木渎，坐落于太湖之畔、胥江之滨。这座因春秋吴王夫差积木塞渎得名的千年古镇，曾引得乾隆六度驻足，集山水灵秀、市井烟火、园林雅韵于一身。在古镇幽深的下塘街小巷中，一座青砖黛瓦、前宅后园的清代府邸静静伫立，这便是晚清著名思想家、政论家冯桂芬的故居校邠庐，亦称榜眼府第。不同于网红园林的喧闹浮华，这里清幽静谧、书香萦绕，俯仰皆是人文底蕴，既可溯源近代思潮之源头，亦可体悟先贤治学济世之情怀。



显志堂内的冯桂芬雕塑

坐南朝北的官宦宅邸

冯桂芬故居坐落于木渎古镇下塘街郝巷桥西，枕胥江而建，是古镇文脉地标之一。整座宅院坐南朝北、开门望江，总占地面积约10亩，格局规整、疏密有致，属于典型的清代中期江南官宦宅邸园林，承袭了“前宅后园、宅园合一”的经典造园形制，兼具官宅的端庄大气与私家园林的精巧雅致。

来到故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区宇一清”照壁与门厅，青砖墙石，黛瓦飞檐，没有繁复奢华的雕饰，游客寥寥，难得一份幽静。门厅面阔三间，门楣之上悬“榜眼及第”匾额，四字定格了主人科举及第的无上荣光，也为整座宅院奠定了崇文尚礼的基调。

穿过门厅，中轴线建筑次第铺展，遵循清代官宅礼制，主次分明、对称规整，从门厅、显志堂到芙蓉楼，三进院落层层递进，尽显中式府邸的礼制秩序与空间美学。

故居的主建筑为显志堂，堂名由冯桂芬自题。作为宅院的正厅，这里是主人会客讲学、议事明志的核心场所。厅堂宽敞通透，正中矗立着冯桂芬半身铜像，神态儒雅、目光深邃，尽显文人风骨与济世胸怀。铜像四周，陈列着冯桂芬生平简介、著作手稿复刻件、书法真迹、历史影像资料等，展现了先贤的治学之路、济世之行。

出大厅，沿着花岗石甬道前行右折便来到校邠庐。这里是冯桂芬的著书之所，因他晚年自号“校邠居士”而得名。“校邠”二字，典出周太王以宽仁对待入侵之狄人。庐内楹联“官久方知书有味，才明敢道事无难”，传递出其务实的价值理念。校邠庐与后方的怀铅提策书屋共同组成花篮厅，其梁架及吊篮雕刻极为精细，是冯宅木刻艺术的精华。

中轴线第三进建筑为芙蓉楼，原为冯桂芬的生活起居之处。取名“芙蓉”，寄托了主人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洁品格。楼前砖雕门楼中枋刻有“通德高风”四字，为冯桂芬恩师潘世恩亲笔题写。门楼砖雕通体雕刻渔樵耕读、戏文典故、吉祥瑞兽等图案，与院内木雕、石雕相得益彰。如今，楼内陈列着冯桂芬经典著作、书法作品以及历代古籍。

宅院后半部分为后花园，秉持江南园林“小中见大、移步换景”的造园理念，以中央荷花池为核心，建有邀月招云榭、含山亭，园内草木葱茏；相较于镇上其他园林，此处雕琢不多，布局更为开阔疏朗。

校邠庐

木渎冯桂芬故居

开眼看世界的科举榜眼

冯桂芬(1809—1874)，字林一，号景亭，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、政论家、教育家、散文家，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，被誉为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”。他出生时正值金桂飘香，故而取名桂芬。冯桂芬出身书香门第，师从两位名臣大儒：一位是清代状元、三朝元老潘世恩，另一位是民族英雄、禁烟名臣林则徐。两位恩师，一位教他治学修身、坚守正道；一位教他心怀家国、勇担大义。双重熏陶，造就了冯桂芬崇文厚德、经世致用、开放包容、济世安民的人生底色。

恩师潘世恩，为清代嘉庆朝状元，历仕乾、嘉、道、咸四朝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为官清正廉明，学识渊博精深，是清代文坛与政坛的标杆人物。潘世恩十分赏识冯桂芬的才学与品性，悉心教导、倾力提携，不仅传授经史子集、治学要义，更言传身教，劝勉其坚守本心、修身立德、崇文守正。他亲笔题写的“通德高风”砖雕匾额，既是对冯桂芬家风学识的高度赞誉，更是师徒二人文脉相承、德业相授的实物见证。

道光年间，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，赏识冯桂芬年少有才、胸怀大志，将其收入

门下悉心培养。受林则徐影响，冯桂芬跳出传统儒生闭门治学的局限，不再被八股经学所桎梏，开始关注时局民生、洞察天下大势，树立起“经世致用、救国图强”的人生理想。师徒二人亦师亦友、志同道合，在晚清乱世之中坚守初心，探寻救国出路，传为士林佳话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)，31岁的冯桂芬考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，高中榜眼，名动姑苏，享誉朝野，“榜眼府第”也由此得名，成为木渎古镇光耀百年的人文名片。

步入仕途后，冯桂芬授翰林院编修，但仕途并不算顺遂，后官至五品詹事府右春坊中允。咸丰九年(1859)，冯桂芬辞官。他痛感传统旧制僵化落后，摒弃迂腐空谈的治学风气，立足时局现实，深思变革之道，撰成《校邠庐抗议》四十余篇，提出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，辅以西学富强之术”，构建起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早期理论雏形，为后来的洋务运动、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，深刻影响了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一众晚清名臣与维新志士，成为近代中国思想革新的重要源头。

超越建筑的革新思考

冯桂芬故居原址为沈德潜旧宅。沈德潜(1673—1769)，字确士，号归愚，清代著名诗选家。乾隆四年(1739)，66岁的沈德潜考中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太子太傅。他57岁迁居木渎，营建灵岩山居；74岁复迁苏州；97岁辞世，入祀贤良祠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，受《一柱楼集》诗词悖逆案牵连，乾隆降旨追夺沈德潜官阶、衔号及祠谥，沈德潜被开棺戮尸，其家人亦获罪。

冯桂芬晚年回归故里木渎，购得沈德潜旧宅居住，并将居所命名为“校邠庐”。这里成为冯桂芬生活起居、治学著书、会客讲学、思索革新的核心场所。正是这股影响近代百年的思想火种，让这座江南私宅拥有了超越建筑本体的精神高度与历史分量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四月十三日，冯桂芬卒于榜眼府第。李鸿章为其撰写墓志铭，左宗棠撰写并手书《中允冯君景亭家传》。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，光绪十五年(1889)，他将《校邠庐抗议》进呈光绪帝，光绪阅后十分重视，特意“挑六篇装订一册，题签交看”。1898年，光绪皇帝

谕令直隶总督荣禄紧急刷印《校邠庐抗议》一千部，命朝中大臣仔细研读，逐条签注意见。令人叹惋的是，冯桂芬终究没能亲眼见到那场受他思想间接推动、历时百余日的戊戌变法。

咸丰年间时局动荡，战乱四起，江南大量官宅民居、园林古建毁于兵燹。冯桂芬故居因选址相对偏僻、格局隐蔽，再加冯氏后人悉心守护、当地乡贤鼎力保全，主体建筑、园林格局与核心文物得以留存，躲过战火浩劫。

民国时期，故居曾用作石家饭店与旅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此处一度作为木渎区人民政府办公场所。20世纪60年代起，木渎镇政府先后在院内开办味精厂、饮料厂等。1996年，故居启动修复工程；1999年，修缮后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，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展馆与文旅地标。

走出冯桂芬故居，回望照壁，“区宇一清”四字呼应的正是《校邠庐抗议》之中的社会理想，是乱世之中对太平的呼唤，是晦暗时局里对清明治世的希冀。一百多年前的呐喊与理想，至今依然回响。

文/图 霜枫酒红



木渎古镇



故居主建筑显志堂



怀铅提策书屋



冯桂芬故居正门



冯桂芬著书之所校邠庐